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寳賔録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貢生臣張大同

實賓録卷十一　　宋　馬永易　撰

衛先生

秦將白起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東先生

晉東晳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已育我稷已生何以疇之報東先生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不得姓名居宣城郡文脊山有瞿硎因以為名大司馬桓温嘗往造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

祁先生

晉祁嘉字孔賓少清窮好學年二十餘夜忽夢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辱不可諧所得末毛銖所喪如山崖後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仲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淡教誨不倦受業者二千餘人天錫呼為先生而不名

劉先生

北齊楊遵彥以父見誅乃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

山與沙門曇謨等屏居削迹又潜之光州因入田横島以講誦為業海隅之士謂劉先生

王先生

唐文中子世家曰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謨以將畧升則以儒術進玄則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王先生集於是大稱于儒門

郭先生

房陵縣有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悦學之美其女為立碑于此不知何代人也

孟先生

唐皮日休孟亭記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本翰林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襄陽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其怪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

傅先生

昔有傅先生者少好學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太極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為南岳真人

石先生

石先生者中黄丈人之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矣初居貧身賤不能服藥乃養羊豬十餘年間約衣

食節用致貨萬金

甯先生

甯先生者古之神仙在黄帝之前四海之外崑岳之下有巓沙之地去中都萬里走其沙隨步隨没不知深淺非得道之士莫能涉之沙如細塵風吹成霧洽洽而起有石藍之花輕而堅勁一枝千花千年一開隨風靡靡名曰青藍花灼爍可觀又有魚鼈蛇飛于霧中先生因採藍花常游其地又食飛魚而死𣅜沙中二百餘年蹶

然而起形容復故乃作游海詩曰青藍灼灼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

薊先生

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嘗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疽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飲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時有百歲公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于會稽市顏色不異于今猶駕昔

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馬不及

于先生

吳孫策時有道士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會客郡樓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止之不能策即令收之策母請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諸將士不可殺之策不從俄見害而卒

桓先生

宋桓闓不知何許人事陶隱居于茅山華陽館十餘年立性端謹執役之外寂默無所為一日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集于庭隱居欣然而接謂已當之青童曰太山所命者桓先生也隱居默記門人皆無姓桓者索之惟得執役桓闓焉詰其所致則曰常修默朝之道親朝天帝已九年矣故有今日之名闓于是服天衣駕白鶴升雲而去

鄧先生

梁南岳鄧先生郁隱居衡山極峻之嶺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求白日昇仙魏夫人忽來臨降垂雲而至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無病而終山南唯聞香氣世未嘗有

田先生

唐田先生元之不知何許人也游名山博採方術得内修度世之道帝游温泉幸東都元之扈從善談清虛每

延問動移晷刻唯貴妃與内人趙雲容侍扆扆得聞其論雲容甞侍茶藥乗間乞藥以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但汝不久于世復懇不已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死必不壊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踈而有風使魄不蕩空魂不淪昏則百年外可以復生矣此太陰錬形之道即為地仙復百年遷洞天雲容俄卒貴妃命中人陳元造如其言瘞之至元和末已一百年雲容果再生元之亦隠顯無常自號田先生識者相傳元之魏時人已數

百歲矣

王先生

楊晦之游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者有道術因往謁之風骨清美談論高暢不覺至夕時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名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媪齒髮盡衰先生曰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謂七娘曰可刻紙作今夕之月置室之東垣上俄奇光煥發相與玩話寒氣逼人及曉先生以杖畫庭塵土瞑晦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

有大水目之不極晦之與先生皆立于水濱驚悸歎駭先生振衣揮斥門庭如舊

廖先生

唐蔣防為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曰沖先生名也清靈先生字也靜福先生家也先生之名王堂金蘭之名矣先生之家紅霞外景之家矣至于鶴骨松貌全淳合虛寓形于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遥為師友矣

文始先生

周函谷關令尹喜受道于老子三年神異感通老子知其道成德備因授號曰文始先生無上真人

明真先生

天師冦謙之遠祖仁漢成帝時隱王屋山白日昇天號明真先生

馬牧先生

後漢馬瑤茂陵人隱于汧山以兔罝為事所居俗化百

姓美之號曰馬牧先生

玄德先生

後漢法真有清節前後四名不就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其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

儒林先生

後漢常爽篤志好學博聞強識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

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

簡寂先生

宋陸修靖專精教法不捨寤寐卜居廬岳名赴金陵一旦謂門人曰吾將還舊俄偃然解化膚色輝映異香芬馥廬山諸徒見電旍紛然還止舊隱斯須不知所在詔以所居為簡寂觀謚曰簡寂先生

妙德先生

宋衣燦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

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清虛姿神清眏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

通隱先生

宋周續之通儒學累辟不就武帝以布衣引見清音高論聽者忘疲時號通隱先生後入廬山依遠法師令西林橋謂之通隱乃其遺稱也

纖簾先生

梁沈驎士幼而俊敏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居貧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

上行先生

梁庾詵高蹈不仕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初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勒淨域矣

玄處先生

後魏劉延𡖖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教授為業蒙遜平酒泉築陸沈觀于西苑躬往禮馬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置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

隱元先生

鄧世隆以史學稱當世隋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為賔客秦王攻洛陽遣人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元先生棲白鹿山後召為國子主簿

焉

恬漠先生

大崤之西臨溪有恬漠先生翼神碑盖隠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危峯峻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

廣文先生

唐鄭虔為恊律郎開元皇帝愛其才欲置左右以虔不任職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杜甫贈虔詩曰諸公

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謹案舊唐書云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又唐語林云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據二書所稱則廣文館非為鄭虔始置第虔為此官適當置館時耳實賓錄原文未詳所本今姑仍其舊而附記於此

玄靖先生

唐楊播炎父也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靖先生

太和先生

唐嵩山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岳貌如三十餘天寶初名至京師帝與貴妃拜謁床下訪以道術旻學通内外長于佛教其告明皇大約在于修身儉約慈以為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于是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雅信之

文簡先生

唐吳融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使元晦名以補吏不應以詩五百篇致晦晦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

先生

雲居先生

唐鄭損盧藏用之甥也高尚不仕鄉里號爲雲居先生大歷初關東饑疫損率其有力者每鄉爲墓以葬棄屍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

史遁先生

唐張薦初爲史館修撰朱泚之亂變姓名伏匿城中因號史遁先生

文元先生

唐閭士和受業于蕭穎士卒門人謚曰文元先生士和著蘭陵先生蕭夫子集論因推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昇元先生

唐馮宿為昇元劉從政先生碑曰敬宗皇帝躬法服御內殿執弟子禮翼日下明詔加先生號曰昇元先生

真隱先生

唐柴郎博通經史名辟不就時號真隱先生

醉吟先生

白居易遭幼君不合放意文酒居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池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為之傳謂醉吟相仍若循環然

逍遥先生

五代晉鄭遨字雲叟避唐明宗祖廟諱以二字行少好學敏于文辭唐末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遂隱

居少室山晉以諫議大夫名之不起上表陳謝高祖嘉之尋賜號為逍遥先生

搢紳先生

五代江夢孫頗緼藝學旁貫諸經遠近宗仰事繼母盡禮諸生訪問經旨敎遜謙下時號搢紳先生一門百口敦睦如一子孫學業各受一經

元同先生

五代吳越閭丘方遠少為道士辨慧善法籙好儒學慕

葛稚川陶隱居爲人吳越王錢鏐爲建天柱宫居之表賜紫服號曰妙有大師元同先生

正一先生

五代江南道士譚紫霄有道術能醮星象禁詛鬼魅住廬山棲隱洞鄰僧于溪滸創亭宇有爲頑石所礙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往見曰斯固易矣以指撚訣含水噀之命鎚之其石應手如粉一旦而平所獲醮祭之資皆以待四方賓旅室無囊箱時號爲譚先生閩王王昶

遵事之號為金門羽客正一先生

青光先生　長里先生

人生有錄必有篤志于道使之然若青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為太極真人所友或為太上天帝所念者輿雲騰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道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也

李叟

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梁生

適越登岳長謡注云列子云楊朱南之沛見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嘆云

于叟

梁劉峻辨命論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又云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巢箕叟

晉陸機連珠云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邪叟

齊竟陵王行狀云邪叟忘其西戾龍丘狹其東臯注云後漢劉寵自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出送曰聞當棄去故自扶奉送

應叟

齊竟陵王行狀云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邙山洛水恊應叟之志注云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北叟 三則

淮南子云塞上翁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翁曰何知非福居數日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翁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體人皆弔之翁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

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後漢蔡邕贊曰伯喈抱鉗扭徙幽裔董卓一旦入朝信宿三遷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注云北叟塞上叟也

班固幽通賦云北叟頗識其倚伏

俞叟

唐王公潛節制荆南有呂氏子窮窘來謁公不為禮寓逆旅月餘窮益甚遂鬻所乘驢于市中市門監俞叟

者名生問其所由生曰吾家渭北家貧親老王公吾之重表丈也今不遠而來公不以顧豈非命也叟曰我見子有饑色今夕吾為具食幸宿我宇下于是延于一陋室共坐弊席陶罌進脫粟飯而已夜深謂生曰當為子設小術致歸洛之費因取一缶合于地上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章俞曰此王公之魄也呂生視之乃王公也俞因戒之曰呂汝之表姪家貧遠來而曾不為禮豈親親之道耶可厚其資以一馬一僕二

百縑遺之紫衣者俯而受教于是卻以金合於上有項
視之亡矣明日王公果召生愧謝宴遊累月生告去贈
以僕馬及二百縑生益奇之不敢形言歸渭北後數年
方告于人

遁叟

唐陸希聲力學通易春秋雖寢食不釋卷初從方鎮辟
韋保衡為相忌賢怙勢希聲絕意仕進乃搆室義興號
遁叟谷曰頤溪曰蒙後拜相云

山長二則

五代零陵蔣維東好學能屬文乾祐中常隱居衡岳從而受業五十餘人號維東為山長云

尹恭初閬州人也家世儒業通五經善談論唐刺史孫丘置學舍于州北古臺山以恭初為山長學者大集恭初不下山二三年教誨不倦

居士九則

魏胡昭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

愛之漢末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誓約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州賴貽咸無怵惕

晉郄尚書與謝居士善常謂慶緒識見雖不絶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注云郄尚書恢也謝敷字慶緒

謝朓文章盛于一時見劉洽深相賞好每稱其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欲薦之洽覩時方亂深相拒絶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

宋明僧紹高尚不仕齊高帝後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

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渤海封延伯者高行之士也聞之嘆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

齊何點隱居不仕既老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答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黠亦病之

阮孝緒尉氏人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曰顧迹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空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

後魏盧景裕少敏專經為學避地太寧山不營世事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于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正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後周韋夐志尚夷簡淡于榮利髙尚不屈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曰居士

南海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來南海桂郡常自言有奇術郡太守好奇者每厚其禮宴遊未嘗不名一日使酒而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宴于郡齋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有謂居士曰太守宴而先生不得預先生常自負有奇術能設術以動之乎居士笑曰此末術耳為居召妓因命具酒肴又命小童閉西廡下空

屋久之啓戶有三四美人出裝飾擕樂而至列坐奏樂
客或訊其所自皆笑而不言夜分居士命妓婦起入空
室中衆疑其鬼物來日有謁于太守者云昨日郡會樂
妓無何皆仆地瞬目又暴風飄其樂懸而去夜分諸妓
方寤樂懸亦歸于舊所問諸妓嘿無所見不窮其由太
守驚謝遣之不敢留郡中

實賓録卷十二

宋 馬永易 撰

國士六則

漢馬援與公孫述少相善述欲授援以大將軍位援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

魏杜畿初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朝不進

何以居官既見纖知之如舊相識遂進纖于朝

魏光祿大夫武周有三子陔字元夏及二子韶叔夏茂季夏皆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以三兒求目高下公榮與言語覲其舉動謂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後為左僕射韶終于常侍茂至侍中

吳孫權嘗嘆曰呂蒙蔣欽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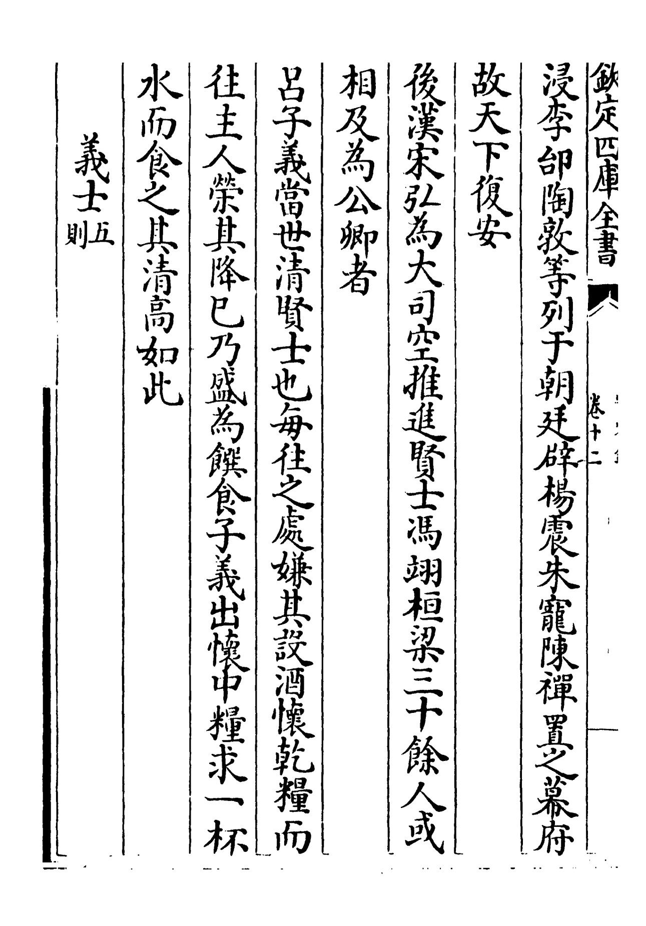
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迹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晉王徽之有雋才少為桓沖參軍從沖值雨便下馬入沖車中謂沖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

晉潘岳懷舊賦云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注云戴侯名肇字秀初

賢士三則

鄧騭為大將軍時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騭等從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羊



浸李郃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

後漢宋弘為大司空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

呂子義當世清賢士也每往之處嫌其設酒懐乾糧而往主人榮其降巳乃盛為饌食子義出懐中糧求一杯水而食之其清高如此

義士五則

後漢彭修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困迫乃扳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于隴氐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

晉長沙王義為張方所殺將殯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佐獨送之步從喪車悲號斷絶悲感路人張方以其

義士不之罔也

宋矩慷慨有志節張仲華據涼州以矩為宛城都尉石季龍遣將軍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于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

劉敏元厲已修學不能以險難改心永嘉之亂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西行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

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正士二則

秦誓曰囚奴正士

魏司馬宣王新統正王基書戒之曰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俗心可與同政事也宣

王納其言

直士

唐李綱為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後太子寖狎亡賴猜間朝廷頻諫不聽遂乞骸骨帝駡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内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宫東宫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

廉士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其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獄掾實不知掾慙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節士

後漢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為

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注云仲叔名貢士

信士三則

尾生古之信士守志忘軀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

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來歙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兩國謂光武遣使隗囂云

高士五則

晉辛勉博學有貞固之操劉聰將授以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遣黄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

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何以下見武皇帝哉取藥將飲之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爾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

唐司空圖名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禄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罷相以賓客分司圖與之游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常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貴官階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歎屯奇明年攜復入朝謂陜帥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為

賓佐

唐杜之松答王績書曰松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烟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

唐秦系容泉州南安有九里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居焉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後東渡秣陵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其山為高士峯云

唐梁肅為梁鴻碣號梁高士云

智士二則

范雎魏人初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稽載雎入秦至湖關見丞相穰侯西來穰侯至謂稽曰得無與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雎入咸陽

蔡澤燕人聞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

應侯內慙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
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一見秦王王必
困君而奪君之位後果代相秦云

貞士

唐李翺薦所知于張徐州曰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
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
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
梁補闕肅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在高無上其有

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寛其窮甚矣

烈士五則

漢王延壽靈光殿賦云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注烈士豫讓聶政等

後漢劉平事母至孝世亂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

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以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大驚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殺子于是得全

後漢梁鴻高尚不仕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及卒伯通為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唐姜寶誼拒宋金剛為賊所擒帝聞為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

唐羅隱說石烈士曰石孝忠者為人猛悍多力事李愬為前驅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平天子快之詔韓公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于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陊者再三吏不能正乃執詣節度使愬以聞具獄將斃于碑下孝忠度

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偽祇畏若不勝按驗
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使送闕下召
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謂何答曰臣事李愬歲久且吳
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
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
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名第
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
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

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恕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復召段平仲撰碑如孝忠語云

俊士　三則

漢蒯通方曹參為齊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通謂相國曰齊東郭先生梁石君二人齊之俊士也隱居不仕未

嘗畀節下意以求仕也顧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魏應璩與苗君冑書曰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注云東觀記郅惲汝南人鄭次都隱于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日惲喟然嘆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以同羣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别而去惲客于江夏郡舉孝廉為郎

魏夏侯霸奔蜀蜀朝士問京師俊士霸曰有鍾士季其人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名士二十六則

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在鄴名為清白識别人物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名士為誰曰聞有李安國上曰豐名乃播吳越耶

荀粲簡貴不與常人交所交皆一時秀傑既卒至葬送者纔十人皆同時名士哭之哀感動路人

蜀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指揮三軍皆從其進止宣王嘆曰名士也

吳太史慈字子義初起兵為孫策所執俄請往安集散卒策從之曰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慈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晉江左中興名士推王承及衛玠為當時第一咸和中

衛玠改葬于江寧王丞與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
此君風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會稽王道子世子元顯録尚書事元顯元良師友正言
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
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卒為桓玄所殺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推重眉子曰何有名
士終日妄語注叔王澄也
陶潛誡子書曰韓長元漢末名士身處卿位八十而終

兄弟同居至于没齒汝輩慎之

王淮見王綱不振縱酒不以官爲意常逍遥卒歲成都王以其名士惜而不責

王敦將殺周顗戴若思温嶠于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救得免

張軌爲涼州刺史遂霸西河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潜引泰州太守賈龕以代軌龕

將受之其兄責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以代之龕乃止

阮放為吏部郎不免饑寒庾亮王導以其名士常供衣食也

阮修性簡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人遇便捨去為黄門郎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衛瓘字伯玉討蜀杜預聞瓘殺鄧艾言于衆曰伯玉其

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璀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

王湛濟之叔也濟才器沈邁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曰體中不佳脫復時看耳濟請問因剖晰玄微甚有奇趣皆所未聞濟不覺慄然濟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未知濟之罪也

司馬太傅府多名士皆一時雋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

其中常似神王

袁宏作名士傳以夏侯泰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奇劉伯倫阮仲容王濬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彦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劉初興為中朝名士

陸機為惠帝起居注稱裴頠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

謝太傅語真長阿齡于此事故欲太厲劉曰亦名士之高操者注云阿齡王胡之小字胡之治身清約以高操

自居

沈文公曰人謂庾元規名士胷中柴棘三斗許

劉訥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太

解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于用

短杜方叔拙于用長

宋張緒少閑靜叔父鏡異之比之樂廣從父暢言于武

帝前曰緒中朝名士

柳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當世之名士張緒王

延之相從推慕以為君子之交

齊孔稚珪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曉謝瀹張融何點相與為君子之交

梁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精傳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

唐韋元亮崔夏卿史臣曰崔韋名士薦賢致主綽有古風

奇士 八則

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馮唐武帝初即位求賢良舉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司馬遷書曰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嘗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漢朱雲以直諫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恭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宿從容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應之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言注云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

王莽時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自稱巨無霸長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晉周伯仁少有重名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嘆

曰汝頗固多奇士自傷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隋李德林聰明穎悟成王遺尚書令王遵彦書曰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謬今歳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氣宇終為梁棟之用

唐鄭注詭譎陰狡初依襄陽節度使李愬挾邪市權舉軍惡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初不納既坐機辯横生鈎得其意守澄大驚引

至後堂終夕恨相見晚謂愬曰誠如公言云

雅士

魏邢顒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彦少秉高節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

志士三則

後漢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之不見復遣家丞致

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後漢祭彤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謹奮西越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勛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吳陸績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意在儒雅非其志也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

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戹遭命不幸嗚呼悲隅

佳士五則

晉劉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乃以譙閔王承為湘州刺史王敦謂之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相才也承曰公未見知爾鉛刀豈不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敦後遣兵攻承害之

任愷子罕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

魏陳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

劉璠降達奚武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

唐徐晦郭承嘏史臣曰徐郭讜言欝為佳士

辯士

秦王稽自魏載范雎歸更名姓曰張禄既入咸陽稽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

良士三則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下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歅盡其妙矣謹按今本呂氏春秋云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𦙶投伐

相胷脇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贄君相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實賔録良工作良士膹肳作脣吻與本書異

蜀董厥為丞相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

唐尉遲敬德初從劉武周未幾與尋相舉地降秦王引為右府統軍俄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因之秦王曰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叛乎引見卧内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胷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壯士九則

漢高祖起豐沛縱所送徒驪山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前行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

漢高祖與項羽會鴻門亞父謀殺高祖樊噲居營外持盾直撞入帳下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

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高祖幾殆

漢韓信初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于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信為楚王召辱已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漢季布賛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屨軍

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又季布初匿朱家朱家謂滕公曰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

漢彭越謀反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自此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于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越三族

漢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

蜀諸葛亮謂孫權曰田横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衆士慕仰安能復為曹操之下乎

隋劉昶傳居士父昶在周尚公主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遵法度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之交

五代吳壽州團練使鍾泰章諸子及其壻皆縱恣為郡人患有告泰章侵市官馬徐知誥稱王命使徐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為壽州團練使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召至金陵徐温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之曰公自壽徙饒乃左遷也胡不自明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為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茍有他志豈王稔單騎可代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且行况刺史乎何為自辯彰朝廷之失聞者嘉之

逸士

晉伍朝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辟名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静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忘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士也

勇士

漢田延年方昌邑王滛亂霍光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時為大司農按劒廷叱羣臣即日議決後延年

有罪田廣明謂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豪士三則

道學傳豪士號鬼谷先生教弟子蘇秦張儀

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倪良此十者皆天下豪士也

晉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陸機惡之作豪士賦以
刺

隱士

齊何點父鑠以風疾害點母王氏坐死點感家禍欲絶
婚宦祖尚之强為娶瑯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
求執本志遂得罷世稱隱士

狂士

魏隱士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初與同郡侯武陽相隨後

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于江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狂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爾然行不踐邪徑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由是人頗疑其不狂

髫士

魏吉茂兄黄為長陵令時長吏禁擅去官而黄聞司徒趙温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隷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白衣始有清名于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然

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及舉既
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茂爲畏繇或以茂爲髦士也

寒士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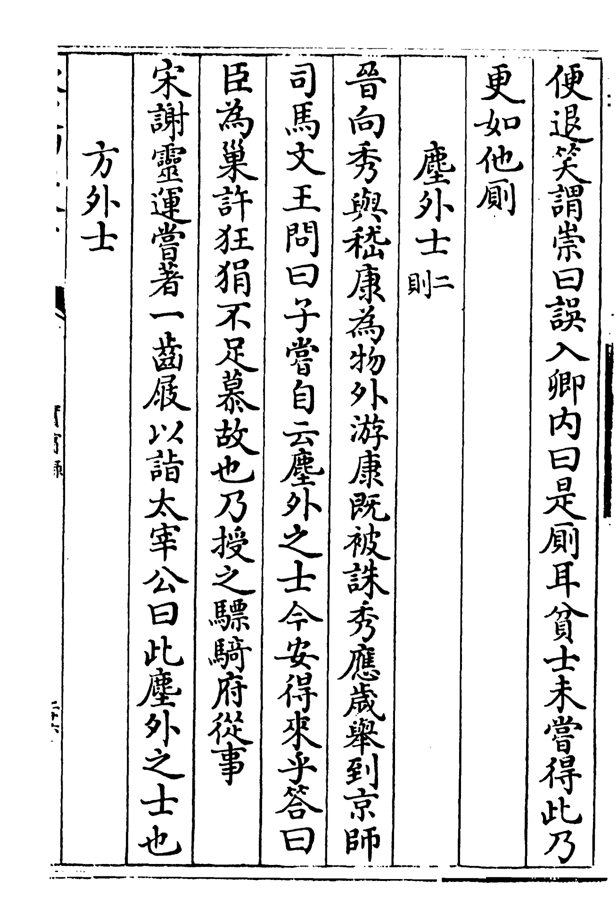
齊劉祥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爲正員郎司徒
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
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
得免寒士

後周劉璠少好讀書兼文筆十七爲梁上黄侯蕭曄所

跽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于世以瞻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為之屈綰嘗于新渝侯宅因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瞻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袖而去瞻謝之乃止

貧士

晉劉寔位太尉少貧窶及位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



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曰是廁耳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塵外士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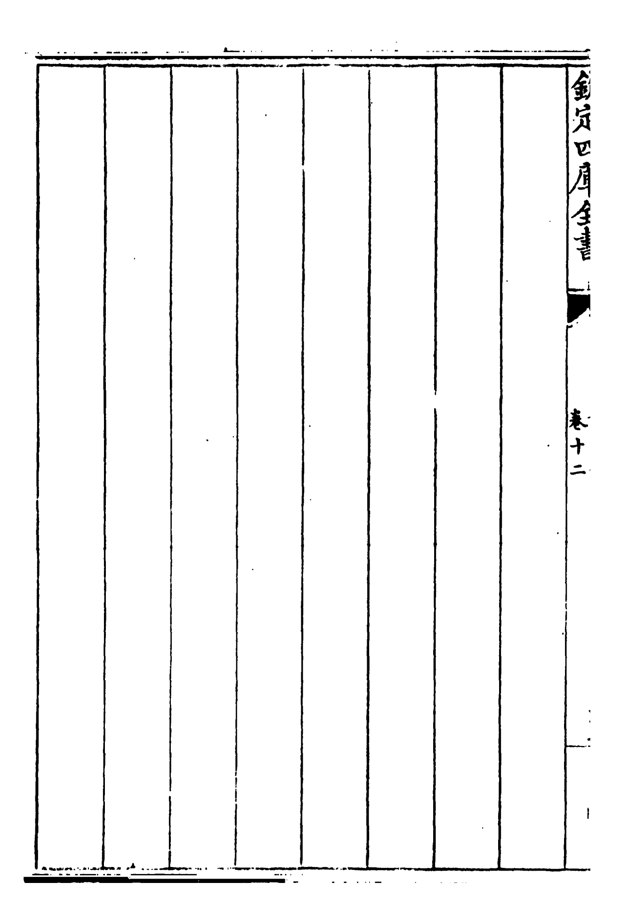
晉向秀與嵇康為物外游康既被誅秀應歲舉到京師司馬文王問曰子嘗自云塵外之士今安得來乎答曰臣為巢許狂狷不足慕故也乃授之驃騎府從事

宋謝靈運嘗著一齒屐以詣太宰公曰此塵外之士也

方外士

晉阮籍雖不拘禮教然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號一聲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升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毁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典禮我俗中之士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兩得謹按劉義慶編世説以阮籍此事隷任誕門劉孝標注引戴逵論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内有達意也有大

防也云云可以正嘆為兩得之謬附識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實賓錄卷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孫汝明

實賓錄卷十三

宋 馬永易 撰

儒宗五則

漢王式為昌邑王師王既以罪廢使者責式何以亡諫書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涕泣為王深陳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書得減死論為世儒宗

劉芳論曰劉芳超然獨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

唐元行冲爲時儒宗

王播弟起姪鐸贊曰王氏儒宗一門三相

鄭餘慶傳曰鄭貞公博學好古一代儒宗

名儒 四則

孟子少學而歸母方織問之曰學何所至矣曰自若母乃以刀斷織子懼而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之斷

織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名儒

漢薛宣知翟方進名儒有宰相器

鮑宣好學明經哀帝以其名儒優容之

魏袁紹一見鄭玄嘆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見乃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豈徒然哉

通儒 二則

唐太宗詔前代通儒梁皇甫侃褚仲郁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

後漢劉寵父丕博學號為通儒

腐儒三則

唐祝欽明與郭仙悍諂附韋后建議皇后為亞獻郊見上帝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仙悍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隳紊於今聖朝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以肅其人乃貶欽明饒州刺史

唐朱朴腐儒木强無他才伎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常依朴為姦利

五代漢劉旻初周太祖迎旻子贇於徐州欲以為漢嗣旻信以為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為漢臣必不為漢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出嘆曰吾為愚人畫計死誠宜矣俄周太祖果代漢贇降為湘陰公而死旻慟哭為驤立祠歲時祀之

盜儒

唐李宗閔牛僧孺賛曰夫口道先生之語而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皆指曰牛李非盜謂何

雄人

蜀劉章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

可人

唐温造姿表瓌傑性嗜書煞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

隱王屋山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言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聞其名雖咨諏而不敢縻以職事

玉人二則

後漢荀爽字慈明兄靖字叔慈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者皆玉人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潤

白氏六帖晉衛玠為洗馬時人號為玉人

半人

魏孟選字公悌博學有知人鑒識在荆州目龎統為半人

狂人 二則

漢東方朔為郎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悅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汚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左右諸郎伴呼之曰狂人

晉劉邁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在江陵甚豪橫士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情理不足玄自以雄才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仲堪使邁往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

寵人

周單襄公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

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

忍人三則

越太宰嚭譖伍子胥於王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

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曰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王不聽

前燕謝艾言於張華曰李逵不能殉身國難而背義叛君且右手過尺垂臂度膝豺聲忍人不可用也

賨人

秦併天下以廩君之地爲黔中郡薄賦斂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

當塗旅人

唐范傳正爲李太白碑曰晚歲渡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竟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髙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三界傑人

法師諱節後周武帝屢有錫賜時陳國使周弘正入貢回欲即師問道帝召之對剖析深微抑揚三教弘正美而嘆曰此三界傑人非止二國之可仰而已

狂生三則

後漢仲長統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俶儻敢直言不矜小節語默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

袁閎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築土室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而已人以為狂生

禰衘裸身著衣擊鼓以辱魏武孔融勸往謝之衡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

弄筆生

祖君彦博學强記屬辭贍速煬帝立忌知名士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後佐李密為之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女為賊罵國足未彦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郎將王

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壓其心即死

徵君二則

任安少好學隱山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為治情以得志為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優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號任徵君

五代前蜀許藉博通經史時江淮多盜藉自會稽因之南岳以茹芝絶粒自適漢南謂之徵君焉

賢者

魏管寧嘗坐一木榻上兩膝皆穿着布衣遼郡圖其形於府殿號為賢者

眞儒者

裴休位宰相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為人緼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

朝隱

魏夏侯湛東方朔畫讃曰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云

充隱

晉桓玄將僭位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郎使固辭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

真隱

宋何尚之為尚書令俄乞致仕於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俄而還攝職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焉

通隱

梁何點家本甲族人各貴仕而不簪不帶或駕小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旣醉而歸時人號為通隱

庾賢

晉庾衮隱於林慮山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民歸之咸曰庾賢

老子

玄妙内篇經云老子之母曰無妙玉女娠老子凡八十

一歳逍遥李樹之下啟左腋生生而白首故號老子以李為姓葛洪仙傳云老子當文王時為藏史至宣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為老子又云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號老子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尹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云

黔婁子

黔婁先生脩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著書四篇言道家

之務號曰黔婁子

陽子

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陽子驂乘纎阿為御注云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子

徵子

宋謝密字弘微叔混名知人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瞻等才辭敏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

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能愜衆心至于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

元子

唐元結初叅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

嚴夫子

漢梁王始與羊勝公孫詭求為漢嗣鄒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註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司馬相如傳註云嚴本姓莊避明帝諱遂為嚴爾當時尊尚號曰夫子

蕭夫子 二則

唐蕭頴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沉不遇嘗有新羅使至云東夷士庶願請蕭夫子為國師雖不行

其聲名遠播如此又尹徽柳幷盧異盧士弌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云

唐蕭鄴博學强識號蕭夫子擢進士第後拜相

韓夫子

唐韓翃有詩名羁滯貧甚有李生者與翃友家累千金負氣愛才其幸姬曰柳氏艷一時李生居之第與翃為宴歌之地而館翃於其側翃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彦柳自門窺之謂其侍者曰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

遂通意馬李因以贈翃又資三十萬去

牛醫子

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曰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淨住子

齊竟陵王子良行狀曰貴而好禮怡記典墳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勒一家言懸諸日月註云梵語菩薩此爲淨住以如戒而住也是佛之

子故謂之子

浮休子

唐張鷟著朝野僉載自號為浮休子盖取漢賈誼鵩鳥賦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云

知常子

五代吳越錢文奉武肅之孫為建武節度使好崇飾臺榭作別第及南園東莊皆積石為山環以奇花嘉木日與僚屬燕樂縱賔客分適園池間文奉羽衣乘白騾或

泛輕舟閑笑語則就飲盡歡自號知常子

豢龍子

唐彭城人劉軻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左氏蔡墨云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昔有董父能擾畜龍以服事帝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豢龍之號蓋取諸此

周撞子

唐廣明中薛尚書能失律于許昌都將周岌代之朝廷務姑息因以節畀之其年王相國徵過許岌官已平水土矣開筵以待相國主禮甚隆獻酬既合相國謂岌曰聞貴藩有部將周撞子者得非司空耶何以致此號岌愧赧良久曰岌出身走卒實緼壯心每有征行不避鋒刃左衝右闘屢立微功故軍中有此號相國徵笑曰當時撲落渦河裏可是撞不著耶岌昔為步將征徐方為賊所敗溺于渦水或拯之僅免故相國為是言岌不勝

慚拂衣而起相國暨賔客亦罷明日不辭而發出其境

方授辭云

田家子

魏王經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初經為郡守繼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忌太過不祥可知矣經不能從歷二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鏩欃子

蜀王先主微時於軍中同火幕有張卒忘其名曾與先主賭博以斵刀樓打破先主頭時號張為斵樓子他日先主忽思前事特授戎州刺史

赤軍子

五代南唐虔州妖賊張遇賢作亂皆絳衣時謂之赤軍子嗣主璟遣將討平之

老子四則

晉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

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飲詠終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晉蘇峻謀逆中書令庾亮不勝與溫嶠推侃為盟主初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侃及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删遺詔並流怨言亮懼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至是侃至潯陽旣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乃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

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備老子迺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

晉應詹弱冠知名質素洪雅鎮南大將軍劉洪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洪著績漢南應詹力也後為江州刺史平南將軍云

梁何點隱居不仕梁武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

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
起復詔詳加資給

劉君子

蜀劉巴少知名魏尚書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號為劉
君子

博物君子

魯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

三君子二則

唐盧懷慎李元紘杜暹傳史臣曰盧李杜三君子以清白垂美簡書公孫弘之流也

唐韓愈為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南陽公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

孟容今入為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授秘書郎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尚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茍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

四君子四則

唐貞觀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

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畀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復奬以交遊之道肅素有人倫鑒觀愈等既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後二賢果如其言

唐劉禹錫為吏部侍郎奚陟神道碑曰公為吏部侍郎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媲焉

唐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顧爾一祝後讀書日忙

忙一日讀千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陟職場
顒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唐律大德上弘和尚初居弘州與姜相公輔顏太師真
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友善提振禁戒
講四分律從善遠罪者無數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事秦孝公
以富民强兵之術封之商於十五邑為列侯號商君

鄂君

漢高祖以殺項羽論功行封羣臣皆以曹參為第一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上乏絶者數矣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亡山東何嘗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于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

令何第一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于是封鄂千秋為關內侯

廩君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皆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

賢君

魏賈逵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緩攻絳下之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刼之逵不屈將殺之絳吏民呼殺我賢君寧俱死爾緩乃囚逵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憐其守正引出之

隱君

北齊李緯少聰慧有才學為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

對几十八人頗為稱職父渾兄繪皆以才學顯鄴下為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緯嘗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

介君

吳介象通長生道吳先主甚欽敬之稱為介君

稷嗣君

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劉向以稷為齊城門名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

故曰稷下

積賢君

晉張駿拜涼州牧有計畧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

忠清君

北齊宋游道剛直疾惡如讎為御史中丞案兖州刺史李子正貪暴文襄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兖州人謂游道曰忠清君

穰侯

秦魏冄者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相秦有功封于穰號曰穰侯

揚侯

漢揚雄其先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

鄧侯

晉鄧攸為吳郡太守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

後稱疾去職郡當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以小舸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應侯

晉應詹為南平太守王澄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

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侯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恵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忠臣二則

齊有上書於景公云不知晏子何以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不悦晏子退而窮處耕于海濱堂下生藜藿門生荊棘七年國内分爭景公恐而復政

王淩為豫州刺史時司馬懿既誅曹爽加九錫淩以帝

㓜制於强臣謀立楚王彪以興曹氏事露懿自率軍收之凌計無所出面縛見懿即以凌歸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曰王凌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都煱死懿尋寢疾夢凌為祟而薨

名臣

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代而劔不離身葢君子之於武備不可已也

良臣

魯昭公元年晉侯有疾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于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臣矣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諫臣

唐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誥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

諷帝歌曰廻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混非宜舉席為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臣也

東國絀臣

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注云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

英雄三則

魏武帝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

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如何使者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武帝初為下邳太守與何無忌謀復晉室無忌謂劉毅曰桓氏强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强弱苟為失道雖强易弱正患事主難得爾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爾又帝謂孟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英雄有誰正當是卿爾

五代周行逢少無賴坐法黥後據有潭州或謂行逢曰朝廷使者來必笑公黥以藥可去之行逢笑曰吾雖不讀書不聞英布去黥而王布英雄也吾何耻哉

盃酒英雄

白居易哭劉尚書夢得詩曰盃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君

姦人之雄七則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夘子貢曰少

正夘魯之聞人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失乎孔子曰少正夘姦人之雄不可以不誅

朱博為丞相附麗傅晏奏免傅喜侯左將軍彭宣劾奏曰博執左道虧損上恩結信貴戚傾亂政治姦人之雄

原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常率賓客為人治喪事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殺言者

漢杜業哀帝初上言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

使先帝負謗海内

唐裴度為諸葛武侯祠堂碑曰玄德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

漢鮑宣上書成帝曰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强可以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晉張華為相初趙王倫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

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割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倫秀後誅華云

滑稽之雄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字達惡比曰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

穿窬之雄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

器偉材雄

唐李晟封西平王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

丈夫之雄

漢末吳郡太守盛憲字孝章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孔融善融憂不免乃與

曹公書曰孝章丈夫之雄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洪也俄為策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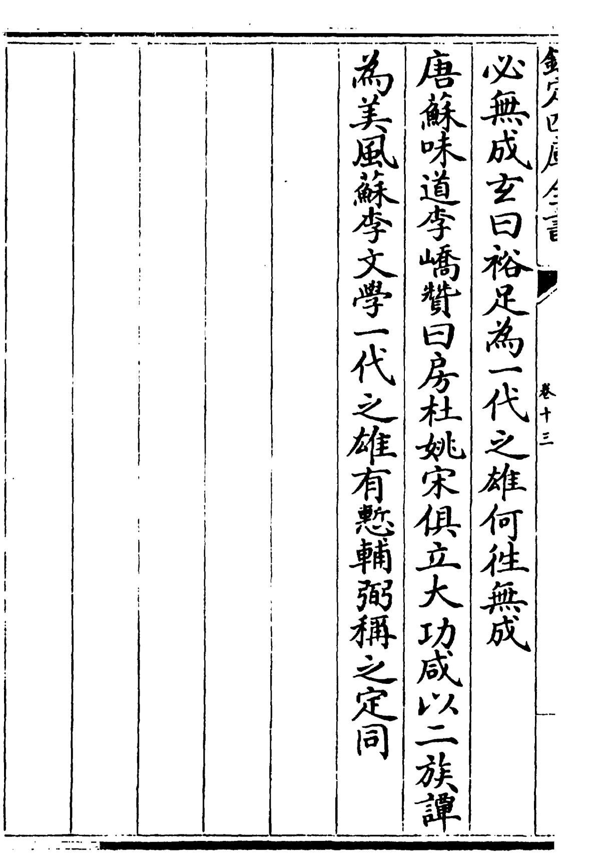
一代之雄

晉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時賔客為之咽氣徐答之云叔是一代之雄公是千載之英一座歡然註楨之徽之子第七叔獻之也世說傳云一時之標

桓玄聞劉裕起兵憂懼不能寢食或曰劉裕等狂惑事

必無成玄曰裕足為一代之雄何徃無成

唐蘇味道李嶠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為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慙輔弼稱之定同



實賓録卷十四

宋　馬永易　撰

白丁

隋李敏字樹生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絃管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婿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特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

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爾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云

私白

唐杜宣猷咸通中為福建觀察使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宣猷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户卒用群中官

力從宣歙觀察使原註玉泉子云時號為敕使看墓

隨使户

五代吳越儇允璀之子鎮永嘉清謹自將温人舊苦徭役貧富同科儇至始置籍均之性清儉無所侵擾民以是悦慕數歲加平章事移鎮姑蘇温人有携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户出城之日民皆巷哭

老兵三則

蜀彭義仕蜀以事左遷江陽太守馬超曰卿才具秀拔

寧當外授小郡義曰老革荒謬可復道邪郭璞曰老革者皮色枯瘁之形裴松之以為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義駡備為老革猶言老兵也

唐皇甫湜答李生書曰近世風教偷薄進士猶甚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駡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

大病所當嫉者

五代荆南李昌方莊宗初有中國詔李昌入朝將行幕客梁震曰唐室反正有平天下心繕甲治兵以自固猶恐不保今去國千里餘入不測之淵公梁室勲舊安知不以仇敵相遇昌不從震謂人曰老兵此去得免是新朝無謀矣

神兵

唐崔寧世儒家爲漢州刺史討吐蕃既薄賊城城皆累

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諜知之乃為地道再宿而抜拓地數百里敵皆驚以寧為神兵

家兵

朱儁為太僕光和中賊帥常山人張燕寇河内逼近京師於是出儁為河内太守將家兵擊却之

八都

五代蜀王建初從秦宗權征討有功宗權遣將王淑帥兵八千人從忠武監軍楊復光擊黄巢將朱温淑逗撓

不進復光斬之分其衆為八都以鹿晏弘等八人各將一部從下鄧州復光遂率八都收復長安

破柴都

五代後蜀趙崇韜累從征討有功周師來侵崇韜率勵將士行陣整肅士卒有黥其頰為斧形者號破柴都周師前鋒屢為崇韜所破

田舍漢三則

唐太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

誰觸忤陛下帝曰魏徵每廷辱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
朝服立於廷帝大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對曰妾聞主聖
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後宮安敢不
賀

婁師德以長者稱李昭德為内史師德為納言相隨入
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顧待不即至發怒曰叵耐殺
人田舍漢師德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
是

唐涇原兵犯闕朱滔稱兾王與田悅王武俊同逆賈林說武俊曰河朔無兾國惟趙魏燕爾今朱滔稱兾王則窺大夫兾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脩臣禮不從即為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

鈍漢

司空頲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為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為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

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䝉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䝉為亂兵刦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

癡漢三則

北齊裴諤之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諤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諤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刀嘆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去

北齊文宣暴虐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没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

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逄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

唐鄭愔曽罯選人為癡漢選者曰僕是吳人也癡漢即是公愔因令詠癡其人應聲曰榆兒復榆婦造屋兼造車十八十九夜還書復借書

白癡

魯成公十八年晉厲公卒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注云

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别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惠葢世所説白癡

癡

晉王湛有隱德兄子濟甞輕之以為癡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脱復看爾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竒趣皆濟所未聞不覺渙然心形俱肅遂流連彌月累夜自視缺然

酒囊飯袋

五代武陵周行逢雖處藩鎮躬守儉素僚吏每以自奉太簡為言行逢曰吾常恨馬氏恣縱奢僭車服器用擬於乘輿後房姬妾不勝珠翠者迨千餘人諸院王子出入鞍馬僕從前後烜赫有及五七里者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人皆謂之酒囊飯袋及家國傾喪死溝壑者十有八九得非天道致罰而然歟若又效之非所以為子孫計也

行尸走肉

後漢任末學無常師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爾

高手筆　按孔子

唐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為高手筆言秉筆支額半日不下故名高手筆又號按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戴帽餳

隋梁彦光為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静鎮之合境大化

奏課為天下第一及為相州刺史如部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百姓呼為戴帽餳

格佞

宋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鄭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寛假與帝言要須帝理本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佞

隳壘

唐竇潏為京兆尹有慘酷之名謂之隳壘

佞散騎

梁江革為廬陵王長史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陳革𬞟事好酒以瑯琊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作楚囚

東晉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

池水清

唐有韓仲者善飲博或經年忘其家多落魄于花柳間其妻怨甚或時自往驅趂而同歸常遊東川經年不歸

一日聚其徒挈飲妓而致幽會夜坐方洽妻領女僕潛匿鄰舍伺夜會筵合揭聲唱池水清不絶其妻於腦後一棒打落幞頭撲滅燈燭伸即竄入飯牀之下有同坐客暗遭鞭撻不勝其苦然後遣二青衣把髻牽行一步一棒牽至燭下乃知其非良人伸尚露頭潛飯牀下蜀人大以為笑時輩呼韓為池水清

附驥尾二則

伯夷叔齊傳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回

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漢樊噲少以屠狗為事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太史公曰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

萬人敵二則

前秦張蚝膂力過人或曳牛符堅甚寵之常致左右終為名將所在有殊功世稱鄧羌張蚝萬人敵

後周王傑本名文達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周文奇

其才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

肉飛仙

隋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不拘小節跅弛交通輕俠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絶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為上繩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悦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仕為朝散大夫謀誅宇文化及語泄被殺

老傭

後漢初劉盆子居長樂宮臘日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黄門持兵在後公卿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向背大司農楊音按劒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淆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狂奴

後漢嚴光隱身不見光武三聘而後至司徒侯霸見之

語亦不答乃援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覇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老奴四則

胡奮女選入為貴人奮唯一子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

宋趙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澁於世事多所不解為護軍資力不稱以是見貶光祿大夫范泰

好戲笑謂曰司徒公闕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齊表舊善圖寫人面與真無别時南康郡守劉繪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過切心用恍惚遂成癇病醫所不療乃令舊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偶寢密令媪妳示妃妃見乃唾之因罵曰斫老奴晚於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

唐文昌左丞盧獻第二女先適鄭氏其夫早亡誓不再

醜姿容端秀顔調甚高姊夫羽林將軍李思冲姊亡之後奏請續親許之兄弟並不敢白思冲擇日備禮贄幣甚盛執勅就宅盧氏拒闕大聲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踰垣至所親家截髮冲奏之勅不奪其志後爲尼甚精進

死狗奴

唐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討李克用不勝被執克用厚禮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爲自履行陣揆大罵

不屈克用怒使以鋸解齒不行捘謂曰死狗奴解人當
束之以版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罵聲不輟至死昭
宗憐之贈左僕射

六籍奴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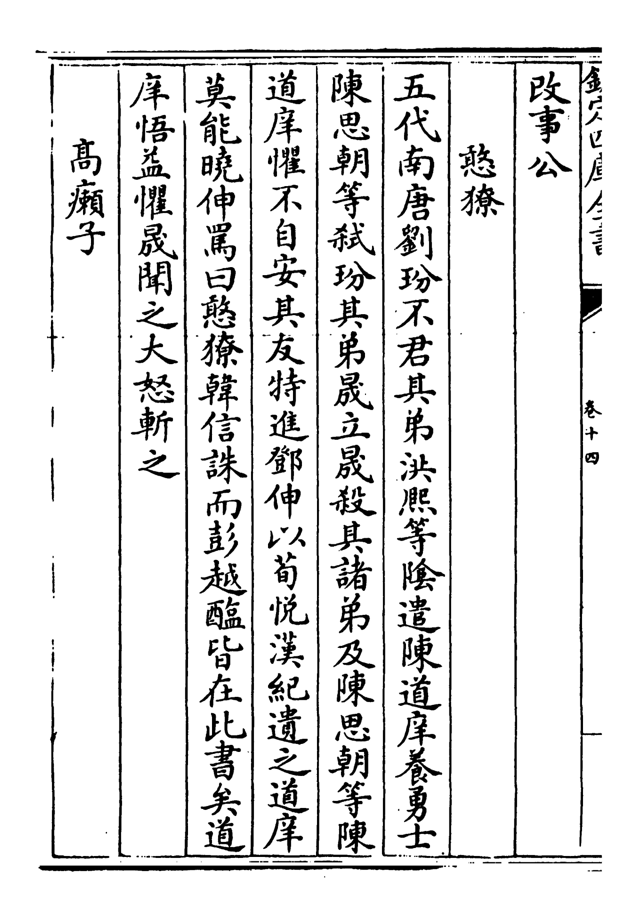
唐劉蕡精於儒術嘗讀文中子忽而言曰才非殆庶擬
上聖述作不亦過乎或問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答以
人望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耳後人遂號文
中子為六籍奴婢

老婢材

晉王敦病篤不能御衆命兄含為元帥率兵犯闕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材自後門戶衰矣兄弟材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大事去矣

奴賊

唐原州奴賊為寇丘行恭詣賊營手斬奴帥謂衆曰若皆豪傑也何為事奴乎使天下號曰奴賊衆皆伏曰願



改事公

憨獠

五代南唐劉玢不君其弟洪熙等陰遣陳道庠養勇士陳思朝等弒玢其弟晟立晟殺其諸弟及陳思朝等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特進鄧伸以荀悦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駡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斬之

高癩子

五代十國南平高氏據有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為小國之主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舉皆假道荆南從誨甞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葢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耻者為癩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為高癩子通鑑謂之高無賴

輕薄團頭

唐昭宗時翰林學士韓渥薦趙崇為相崇時為御史大夫梁祖嘗言於昭皇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

乞活

晉東瀛公騰之鎮鄴也携并州將田甄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為乞活

乞兒

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兒也常乞於市中人厭苦以糞

洒之旋見於里中衣不汙如故長吏試收縶著桎梏續在市中乞洒者之家室自壞長安中謡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銅山大賊

唐李義府相高宗晚以裒索為務金吾倉曹參軍楊行頴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除名流巂州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于衢原註譚賓録云露布稱泯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刼陵塚賊

五代梁温韜為義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取其金寶徙鎮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降因令嬖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為言之莊宗待韜甚厚郭崇韜曰此刼陵塚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頃之受代歸闕久留京師親黨或憂其闕乏之其子揚言曰使一裸體黄漢足了一年支費蓋謂刼陵所得金偶人也

老賊五則

魏荀彧既死孫權以露布告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魏曹公下荆州劉琮舉衆降吳人皆恐咸請迎之獨周瑜請擊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孫爾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敗之於赤壁

魏劉雄鳴者藍田人少以採藥射獵為事常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以識道不迷而時人因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後詣太祖執其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邪乃厚禮之表為將軍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反太祖遣夏侯淵破之雄鳴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

晉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作何桓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那

得坐談

北齊文宣帝以祖珽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為老賊

白賊

宋張暢為安北長史魏太武南征至彭城暢在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時太尉江夏王義恭鎮彭城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着白衣故稱白賊邪

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

蔡賊

唐末馬殷與劉建鋒皆蔡州朗山人同里凡秦宗權黨散為盜者皆以酷烈相矜時通名蔡賊云